

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七

大物門

釋草類

韭

說文曰。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也。韭者久也。一種永生。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齏音械之莖音簡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剪。其以此乎。

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也。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詩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與芥。陰物也。韭與蓼陽物也。傳曰。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云。若葱為韭。是也。

籩

籩宜白。悞良地。種法。一本率七八支。諺曰。葱三

籩四。言種葱者。三支。一科。籩即四之也。支多者。科輒圓大。故以七八為率。爾雅曰。籩鴻薈。薈即此是也。內則曰。脂用葱。膏用籩。葱亦籩屬。然葷菜也。傳曰。五葷鍊形。葱者其一也。齊民要術。以為種葱良地。三翦薄地。再翦。八月止。不止則葱無袍而損白。蓋葱肉曰白。其青謂之袍。爾雅曰。青謂之葱。詩曰。有瑿葱珩。葱竊青也。淮南子曰。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不取矣。崔實曰。三月別小葱。六月別大蔥。夏葱曰小。冬葱曰大。今其袍皆中虛。故脉如葱葉。

謂之浮。其字從忽。今俗米葱謂之葱。則亦以達氣故也。傳曰鬱鬱葱葱。佳哉氣也。鬱鬱塞也。葱葱通也。

菘音嵩

菘性陵冬不彫。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為交耐霜雪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爾雅曰須。菘蕪也。今俗謂之臺菜。方言曰。陳楚之間謂之豐。趙魏

之郊謂之大芥。其紫華者。謂之蘆腹。一名來腹。所謂温菘是也。來腹言來姓之所服也。

壺

似匏而圓曰壺。壺。圜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鵬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舩。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斲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斲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斲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為堅成。可用。莊子

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
江湖。壺之為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
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音灌用斝彝。黃彝其朝獻。
用兩箸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箸尊。皆以質。
為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
同義。而箸尊箸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
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始鏡沈酌。凡酒脩酌。蓋。
曰。凡酒脩酌。言凡以殊之。則非蒙上之文矣。然。
則六彝鬱尊也。其杓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

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
兩箸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
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
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灌用鬱齊。朝用醴齊。
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醖以獻。蓋朝事。
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此。
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
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
三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
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

事于大廟而已。

瓠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綠蔓而生。詩曰：南有樛鳩音木，甘瓠累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累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况也。序曰：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

首故詩以箸。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剥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煮滲，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乘者以瓠盛酒，即煖。夏即冷。

匏

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

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矣。莊子以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之時也。匏亦正以濟水。故詩以記濟有深涉之時。國語曰。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是也。詩曰。酌之用匏。酌之用匏。言其質也。言其質如此。則亦厚於民。故也。郊特牲曰。器用陶

匏。以象天地之性。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用則漆其裏。

蒲盧

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蟪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羸。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羸也。傳曰。在地為羸。在木為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

藻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峽。爾雅曰其紹峽。蓋瓜之繼本為紹。今驗近本之瓜嘗小末則復大。故曰其紹峽也。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且田之大界曰疆。其小者場也。場言至此而易主矣。至此易主。今種瓜於其上者。以明百姓親睦利與同井共之也。蓋古之人禮

有讓畔。義有灌瓜者。由是而已。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華取譬於華。膽取譬於膽。禮為天子削瓜。副之巾以締。為國君削瓜。華之巾以綌。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瓜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畜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村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蒂。蒂瓜之繫蔓處也。蒂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

龍

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歸。非一名馬蓼。莖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槁誤矣。傳曰：扶蘇，扶胥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是詩先言木扶胥於上，草扶渠於下，後言木橋聳於上，草游縱於下，則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

至矣。今忽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孟子曰：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又曰：充實之謂美。

長楚

爾雅曰：長楚，桃音也。今羊桃也。白華，子如小麥，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詩曰：隰有萋楚，猗儺其枝，猗儺其華，猗儺其實，猗倚也。儺，節也。萋楚柔弱，又生下濕，然其枝其華其實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曾是之不如，曰樂。

子之無知無家無室也。人含陰陽之情，豈可以無知無知，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家無室，無家非所宜樂也。又況於無室樂無知無家無室，則甚疾其君之淫恣也。孔子曰：疾之已甚，亂也。今其詩如此而不嫌已甚，則更以疾亂故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蔞萋

蔞萋一名購，莖高丈餘，蒿屬也。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採以羹魚。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言文王之化，行乎

江漢之域，昏姻能以禮行，而男子廉，婦人貞，雖芻蕘者以錯薪相讓，言刈其萋而已。即序所謂美化者也。蓋關雎之化行，始於雉兔，終於芻蕘之卑，可謂至矣。故是詩言刈楚萋者，汝墳章曰：伐其條枝。二章曰：伐其條肄也。一曰：萋言微者之猶有才駒，言窈者之猶有禮也。管子曰：葉下於鞏，鞏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薈，薈下於萋，萋下於芟，芟下於蕭，蕭下於薈，薈下於芟，芟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

麋蕪

爾雅曰蘄菴與芷同又昌亥切蘄蕪一名江離今似蛇牀而香葉如小委狀蓋楚謂之離晉謂之蕪齊謂之菴蛇狀之蘄蛇狀泥論曰夫亂人者若芎窮之與藁本蛇狀之與蘄蕪是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故曰大聖之與大佞難知也是故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致虛譽字說曰菴可以養鼻又可以養體臣者養也

華

華一名萍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華也江東

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詩曰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華則飲且食也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則承筐是將也月令季春曰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之性也故華飄聚根反日暴則死矣華之殖根以水為地也世說楊華入水化為浮萍

茅苜

茅苜一名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大葉長穗好生牛馬跡中故曰馬馬車前當道也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故詩曰采之有之拈聲之掇端聲之拈音之禎聲之而序者以為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按本草云生平澤丘陵阪道中然則一名勝馬亦或謂之陵馬以此列子曰若蠅音為鶉得水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蠅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馬陵馬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

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茅苜蓋生於兩旁謂之瞿茅從草從木苜從草從苜茅苜樂有子者所以和平然後婦人樂有子則茅苜或不或且按草最易生然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茅苜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

著

著蒿屬也從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卦之別六十有四著數窮於此且著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

上常有黃雲覆之。易以為數。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亦有美惡如龜焉。故周官筮與筮通音誓人。上春相筮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蓋主文王言之。文王重易六爻。故繫辭主意如此爾。說者以為泛論聖人。誤矣。文王以文治。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或曰。重卦伏羲爾。今日文王重卦。奈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

何用知伏羲重卦。重三畫於前。以書曰。卜五占用二。曰貞。曰悔。周官曰。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知之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何用知文王重卦。重六爻於後。以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蓋西伯拘而演易。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知之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伏羲用著。則卦固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古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

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若乾六爻皆九。初九可變而之姤。九二可變而之同人。坤六爻皆六。初六可變而之復。六二可變而之臨。所謂重卦於是為至。左氏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又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傳曰。周易以變者為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亦

重卦。而馬遷揚雄但言伏羲作易八卦。文王六十四。蓋各以其盛者言之也。

葦

爾雅曰。葦醜芳。即得切言其華皆有芳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淮南子曰。蒿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葦即今之蘆。一名嵐。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蕪。蕪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蕪一名蘆。蘆高數尺。今人以為蘆箔。因此為名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詩曰。八月萑葦。莊子曰。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蕪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則明此幼曰蕪葭。長曰萑葦矣。先儒以為萑如葦而細。按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是故謂之葦。其字從葦。則葦緩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怯懼也。葦可葦為薄席。萑亦可緯唯完。而用不如蘆之或析也。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颺起。蘆灰缺而月暈移。說者以為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晝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詩曰。蕪葭蒼蒼。白露為霜。蕪葭淒淒。白露未晞。蕪葭采采。白露未已。露敷施以

生之。霜刻制以成之。霜露所以譬禮之成。禮至於周而成故也。厭聲洳行露。言貞信之教興。則白露為霜。象禮之成矣。采采。言其色鮮而未淒淒。淒淒。言其色慘而未蒼。蕪葭淒淒。白露未晞。蕪葭采采。白露未已。則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之譬也。郊居賦曰。編霜葦。葦寒茅。蓋茅葦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况如此。

葦貪上聲

廣雅云。萑。荻也。荻之初生曰葦。蘆其未秀者也。說文曰。萑之初生。一曰蘆。魚惠切一曰蘆。音按釋言

曰。莢。騅也。莢。亂也。則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騅。是以詩曰。葭莢揭揭。蓋葭莢上擢則鱣音鱣。鱣音鱣。依焉。而為衆之患。詩以譬妾之上僭。又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莢。大車。噶噶。音噶。聽訟者之車也。毳衣如璫。音璫。大車而收制之也。故曰。畏子不敢。噶噶。言訊而誥戒之也。故曰。畏子不奔。說文曰。縹音計。騅帛也。引此。毳衣如莢。又曰。以毳為縹色。如縹音門赤。故謂之縹。縹。禾之赤苗也。引此。毳衣如璫。明非毳冕矣。且。毳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衣不得如

莢。青璫赤。如說文之義。是或一服也。蓋青者如莢。故謂之縹。其赤者如璫。故謂之縹。故縹從莢。省。縹從璫。省。一曰莢。玄色。言其衣如之。璫。縹色。言其裳如之。大夫玄冕。今曰。毳冕者。蓋禮所謂上大夫卿也。傳曰。莢。騅也。蘆之初生。蘆黑也。騅。在青黑之間。今按郭璞注。以為蕪似萑而細者。又曰。似葦而小。實中為莢。則蕪莢。又蘆之一種也。蓋蕪。萑之小者。莢。葦之小者。故其醜似萑而細。與如葦而小者。亦或謂之蕪莢。爾雅曰。蕪。萑。茶。蕪。蕪。方。萑。茗。謂之茶。葦。茗。謂之芳。詩曰。予所

捋茶。傳曰。茶。萑茗也。今女匠亦以萑茶絮巢其
色白。故傳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又曰。旗旆
皆赤。望之如日。旗旆皆白。望之如茶。字說曰。蘆
謂之葭。其小曰萑。葭謂之薰。其小曰葦。其始生
曰蒨。又謂之亂。蒨強而葭弱。蒨高而葭下。故謂
之蒨。蒨中赤。始生末黑。黑已而赤。故謂之蒨。其
根旁行牽揉。槃互。其行無辨矣。而又強焉。故又
謂之亂。亂之始生。常以無辨。唯其強也。乃能為
亂。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七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十八

卉物門

釋草類

荷

荷。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故以不知為問。謂之荷也。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璞以為芙渠。一名芙蓉。按說文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芙蓉華之號也。蓋亦通曰芙蕖。毛詩傳云荷。芙蕖也。其華菡萏。許慎以為其華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

者曰華。今其的中有青為萑，皆倒生兩牙。一成
芰荷。一蕩荷也。又生一牙為華。蕩荷帖水生蕩
者也。芰荷無蕩。卷荷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
亭如繖。思得切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蕩荷一本其支
旁行為蕩節。生一華一葉。詩曰：有蒲與荷。蓋荷
善傾歌。蒲無骨幹而柔。從字說曰：蕩藏於水。其
自處卑。無所加焉。其所與汗。潔白自若。中有空
焉。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茄音加無枝附泥
不能汗。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
蓮既有以自日。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

蘭菡實若齒。隨昏昕闔闢焉。遊假根以立。而不
如蕩之有所偶。假莖以出。而不如茄之有所加。
假華以生。而不如蓮之有所連。菡蘭之有菡也。
若此可謂遐矣。夫菡物者終於吐。蓮物者終於
散。偶物者或析之。加物亦不可為常。故遐在此
不在彼也。蓉音密美退藏於無用。而可用可見者
本焉。若此可謂密矣。合此衆美。則可以何物可
以為夫。可以為渠。故曰：荷芙蓉也。荷以何物為
義。故通於負荷之字。

菡菡

爾雅曰。其華菡萏。其實蓮。蓋莖曰芙蓉。秀曰菡萏。暢茂曰華。古今註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擘芙蓉兮木末。蓋言此也。凡物皆先華而後實。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有蒲與荷。有蒲與蘭。有蒲菡萏。荷言其質之柔。蘭言其氣之芳。菡萏言其色之美。拾遺記曰。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文公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卑濕淤泥。不生高原陸地。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在淤泥。泥

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實始於黃。終於玄。而莖葉綠。葉始生也。乃有微赤。實既能生根。根又能生實。實一而已。根則無量。一與無量。互相生起。其根曰藕。常偶而生。其中為本。華實所出。藕白有空。食之心歡。本實有黑。然其生起。為綠為黃。為玄為白。為青為赤。而無有黑。無見無用。而有見有用。皆因以出。其名曰密。退藏於密。故也。

藕

爾雅曰。其本密。其根藕。蓋莖下白藕在泥中者。

曰菘藕。偶生。又善耕泥引長。故藕之文從耦。名之亦曰藕。今江左穿池取汲。不欲種藕。以藕善耕泥壞池也。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閏輒益一。今芋有十二子為衛。里俗以為應月之數。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舊說赤箭根有十三為衛如芋。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亦其類也。趙辟公雜記曰。藕能移。鯉能飛。龜能守。凡芙蓉。蕖。行藕。如竹之行。鞭爾節。生一葉一華。華葉常偶生。故謂之藕。又華初箸子。首顧在下。久之其房倒垂。首更在上也。

茶

茶苦菜也。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凡此則以四時制名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出其闔閭。音都有女如茶。雲蓋言盛。茶蓋言繁也。傳曰。秦網密於秋茶。詩曰。董茶如飴。董毒茶苦。故言如飴。以箸風土之善。國語曰。寘濟上鳩洗去于酒。寘董于肉。詩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聲蓋言其事又苦也。禮曰。昏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此之謂歟。

葵

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搯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澁也。詩曰。七月亨葵及菽。即此是也。左傳曰。鮑莊子之知不及葵。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知。孔子曰。禾生稟穗向根。不忘本。

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知也。仁所以守之。知所以揆之。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嚮焉。故又訓揆。本草曰。葵為百菜之主。豈亦以此乎。爾雅曰。葵終音葵。葵繁露。終葵一名繁露。此又葵之一種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義取諸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為即珽是也。按禮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曰。王搢大圭。執鎮圭。

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而仁。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之。冒仁故也。

藍

爾雅曰。歲針音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為澱者是。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為傷長氣。然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從監。以此故也。由是觀之。先賢所云。藏冰所以無雹。

而原蠶。惡其害馬。豈虛言也哉。齊民要術。以為種藍。一曰葵法。藍三葉澆之。罽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五月蓄蘭。灌沐藍。蓼灌澆灌也。沐。剝沐也。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終朝采藍。不盈一檐。藍綠。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綠不盈一掬。藍不盈一檐。音規尺也。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盈檐。易矣。故詩以為後。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則皆婦人致飾之物。故詩正言之。荀子曰。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說者。

以為冰藍皆喻學。則才過其本性。明學不可以已也。漢記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蓋亦明就士之多益。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白。黑欲如赤。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齊民要術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異此。故河伯謂北海君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

莪

莪亦曰蘆蒿。蘆之為言高也。莪生澤國。漸洳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於百草。一

名蘿蒿。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阿。大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蓋草之初生。其色玄。盛則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從青。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蓋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世方太平。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一樂也。能得賢者以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二樂也。得天下之人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序詩者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菁菁者莪。樂育人材也。爾雅釋蟲

曰蛾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詩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莪俄而蒿直。蔚麤而莪細。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芹

詩曰。感必音沸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泮官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二章曰。薄采其藻。三章曰。薄采其芣。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芣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

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芣之譬也。芣。蓴也。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為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淺為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葉多而莖瘦。亦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溥菜。

鞠

爾雅曰。鞠治牆。音今之秋華鞠也。鞠草有華。至此而窮焉。故謂之鞠。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

故名鞠。蓋鞠不落華。蕉不落葉。亦蕉。葉舒則一葉焦而不落。故謂之蕉也。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曰有者。非其有之時也。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周官后蠶服鞠衣。鞠衣色黃。象鞠。鞠蓋華於陰中。其華則又中之色也。后帥內外命婦而蠶。則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其所服如此。王后六服。禕翟取翬。榆音俞狄取榆。鞠衣又取諸鞠。故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欲學者之多識。而記禮者。以為衣服在身。而不知其名。為罔也。鄭氏解周官。以為王后六服。翬狄玄。榆狄青。闕狄赤。鞠

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若所謂翬狄玄。榆狄青。鞠衣黃。其說是矣。所謂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其說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以丹縠為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宣布箸畫。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禮。禮記曰。內子以禮衣。亦通帛為禮。禮。絳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祿衣白矣。難者曰。祿衣。吉服也。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蓋不知祿衣之有繻。繻音髡也。周官緣衣是也。闕狄。一名屈狄。則視榆狄之制。有屈焉。爾刻而不畫是也。其色宜亦如榆狄也。

疾藜

疾藜布地蔓生子有二角刺人狀如菱而小疾之言疾也一名茨可以茨牆故謂之茨牆有茨序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正言疾藜以此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言欲埽去之反傷牆也以刺穢礙易曰據于疾藜六三以柔乘剛故曰據于疾藜據于疾藜非所據而據焉者也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敵路亦呼疾藜韓詩外傳以為春殖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殖疾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故君子慎所立

也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亭歷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疾藜也

木槿

釋草曰段上声大館切木槿。木槿似李。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蓋舜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顏如舜華。則言不可與久也。顏如舜英。則愈不可與久矣。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篤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

偽之與真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柰屬也。言果以美而來禽。

莧

莧有紅莧。白莧。紫莧。三色。爾雅曰。蕒。赤莧。即今紅莧是也。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其字從見。指事也。易曰。莧陸夬夬。莧謂上六。蓋兌見也。而又乘五剛。柔脆。易除。莧之象也。九五剛得尊位。大。中。高大以平。而柔生於上。莧陸之象也。列子曰。老非之為莧也。老猶音之為猿也。言物以老故變。有如此者。故易以九六為老。蓋老則變矣。傳曰。

青泥殺鼈。得莧復生。今人食鼈忌莧。其以此乎。字說曰。莧音除眩。莧除翳。遂逐水。亦逐蠱。

茹蘆音如問

爾雅曰。茹蘆。茅莧音。蓋茹蘆一名茅莧。其葉似棘。可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莧從草從鬼。齊人謂之茜音。陶隱居以為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夫文西草為茜。其或又以此乎。詩曰。東門之墠。茹蘆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墠。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蘆在阪也。又曰。縞衣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茅莧之染女。

服也。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也。蓋
縞衣言物而非麻。茹蔥言色而非素。明吉服矣。
周官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茜之
類是也。春秋傳曰。皿蟲為蠱。篆體以為皿器也。
蟲諸虫也。指事律說。造畜蠱毒。謂集合諸虫。置
於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虫皆盡。若獨蛇在。即
為蛇蠱之類。故其字指事如此。傳曰。千畝梔茜。
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梔茜之利
可謂博矣。此小人之所以學圃也。

臺

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筮。又可以為蓑。疏
而無溫。故莎從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詩曰。
臺笠緇撮。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
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
有杻。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
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為與賢之道
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則服
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
舊臣。不忍去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
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衣。臺可

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菜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貫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言其大者也。小不遺臺、菜，大不棄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收。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杻、枸、榑、桷，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故於

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杻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為弓，幹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且臺可覆，桑可以衣。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於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菜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杻可為弓幹，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此北

山有菜。有楊。有李。之意也。德音不已。言有繼也。德音是茂。言有承也。保艾爾後。又言燕及子孫。稱其壽之如其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德。稱其今之如其上。猶以為未足也。更以言其後。夫壽考之福。筭至於無期。境至於無疆。者又非特頌願之而已。蓋古者有道之賢。省事以清君之心。備物以適君之體。心清則生淨。體適則生樂。此君之所以壽也。故初曰。萬壽無期。次曰。萬壽無疆。君之遇其臣也。何獨不然。言聽諫從膏澤下於民。使其優為之。不迫於禍患者。此近壽

之道也。故始曰。遐不作壽。終曰。遐不作耆。

艾

爾雅曰。艾。冰臺。其字從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詩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以言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曰。十年曰幼學。幼者十年之名。學者其事也。二十曰弱冠。弱者二十之名。冠者其事也。三十曰壯。有室。壯者三十之名。有室者其事也。四十曰強。而仕。強者四十之名。仕者其事也。壯反幼。

之詞強反弱之詞壯則能立矣強則能行矣蓋能有所立然後能行能有所行然後能歷能有所歷然後能至故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歷也耆至也夫以幼故學以弱故冠以壯故有室凡此皆子道也及其十年而德又一進也則非苟知之又能行之矣則於是出而仕焉故曰強而仕仕任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大夫矣故曰艾服官政內則曰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卿矣故曰耆指使卿指使人者也且歷而至之矣然後可以

指而使之也其德又十年而一進則可以為公矣故曰七十曰老而傳周官三公謂之鄉老既老矣則又十年而耆既耆矣則又十年而耄故八十曰耄九十曰耄耆者艾之至也耄者老之至也夫文老至為耄如此而已耄憊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将知而耄及之百年則人之大期在是也當致養而已故百年日期頤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舊說燕蓐音辱惡艾字說曰艾可又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容以又

突為名。艾以又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眾。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藹五華切

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邛有旨鷓。五華切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鷓。綬鳥也。故藹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鷓。釋草曰。藹。綬也。是詩始曰。防有鷓巢者。言以不驚懼之。故防有鷓巢也。卒曰。邛有旨

鷓者。言以不戕賊之。故邛有旨鷓也。且鷓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鷓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傳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故鳥鷓之巢。可俯而窺。今綬鳥大如鸚鵡。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齧。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蓋鷓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鷓子者。義取諸此。故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周書又有意而

子者意而燕也。與鵲反矣。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既已黜汝以仁義。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八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九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鉶何經切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剛止。采薇薇亦剛止。作止未可食之時也。柔止則可食之時。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役

子者意而燕也。與鵲反矣。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故問道乎許由。而許由曰。堯既已黜汝以仁義。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八

增修埤雅廣要卷第二十九

卉物門

釋草類

薇

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鉶何經切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作止。采薇薇亦剛止。采薇薇亦剛止。作止未可食之時也。柔止則可食之時。剛止則不可食矣。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然猶戍役

焉未已。則所以甚言其苦也。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此之謂也。詩曰：山有蕨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則孝子有不得饗其親者矣。故詩所以告哀也。孔子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其為是歟？字說曰：葱，䟽關節，達氣液，忽也。所謂葱珩，其色如此。蔥亦如此。薇，禮豕用焉。然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後，喻求取之薄。彊，與薑同彊也。彊我者，也。於毒邪臭腥寒熱，皆足以禦之。芥，介也。界我者也。

汗能發之，氣能散之。

蕨

爾雅曰：蕨，鰲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鰲。俗云：初生亦類鰲脚，故曰鰲也。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蕨。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蕨薇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然而能循采蘋法度，則其用蕨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䟽云。

漢時官園種薇。以共宗廟祭祀。然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一章曰。憂心忡忡。忡音繼之以我心。則降。二章曰。憂心惓惓。惓音繼之以我心。則說。蓋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惓惓。忡忡言中而不下也。惓惓言綴而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故說文又借為解車曰說之說。

菟絲

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菟絲。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

曰。蔦都了切與女蘿。施于松柏。言蔦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則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詩以此駁王。菟絲一名唐。一名蒙。一名王女。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唐王女是也。詩曰。爰采唐矣。沫之鄉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唐生於山。麥生於野。葑生於圃。北。幽之地也。東。顯之地也。言北。以見期於幽遠。言東。則非特期於幽遠。又至於明顯且近矣。此序所謂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者也。淮南

子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

蕙

蕙。香草也。或謂之薰。左傳曰。所謂一薰一蕕者。是也。凡氣薰則惠和。暴則酷烈。故於文惠草為蕙。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愠兮。薰惠和也。故可以解民之愠。莊子曰。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蓋取諸此。今惠亦通於蕙。楊雄曰。蹂惠圃。踐蘭唐。是也。傳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大夫併言蘭。芝者。上大夫蘭。下大夫蕭。庶人艾。

芝也。蓋凡摯。諸侯圭。大夫羔。鴈。士雉。庶人鶩。此見生者之摯也。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芝。士蕭。庶人艾。此見死者之摯也。禮曰。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匹。此相備也。天子言鬯。諸侯而下言見生者之摯。蓋言之法也。先儒以為諸侯薰。謂未得圭瓚之賜。以此和酒。則於王制資鬯之說。害矣。且此諸草類。皆燒以降神。云爾。蓋非煮以和酒。故博雅曰。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而漢之隱君子。以為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也。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

蓀蓀。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蔞。今白芷是也。芸。今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花極芬香。秋則葉間微白如粉。汙辟蠹珠驗。

茅

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茅體柔而理直。又絜白。故先王用之。以藉。子夜切亦以縮酒。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蓋巽柔者也。其於色也為白。而又在下焉。藉用白茅之象也。禮曰。縮酌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司尊彝曰。鬱齊獻酌。醴齊縮酌。

盎齊。沚始銳切酌。縮酌以茅。縮而後酌。沚酌以水。沚

而後酌。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沚也。縮

之而已。盎齊不脩也。沚之而已。慌荒音氏以沚水

漚其絲。記曰。明水沚齊。貴新也。則盎齊以水沚

矣。又曰。醖音益酒沚于清。汁獻。沚于醖酒。汁獻。鬱

齊也。醖酒。醴齊也。醴齊沚于清酒。今日。醴齊不

沚。縮之而已。言不以明水沚之也。易曰。拔茅茹。

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菜。身衣襪音襪。

音釋。襪。兩衣也。蒲茅。簦笠也。蓋尊者草服。臺笠。而卑者蒲

茅。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穀人日力不足。取茅於晝。而夜以繼之。故以謂絲事方息。而麻事尋興。野功既訖。而宮功隨至。歲疏於其秋。以助不給之冬。索綯於其夜。以補不足之晝。列子曰。因為茅靡。因以為波流。言其轉徙無定。如此茅靡。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又曰。自牧歸荑。洵荑且異。荑生於牧。言衛君無牧之道。夫人無荑之德。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

苓

爾雅曰。葍音靈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亦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葍采葍。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

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焉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况也。一章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二章曰苟亦無與三章曰苟亦無從者。此言獻公好聽讒而主讒者之詞也。蓋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也不必有苦其東也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信矣然而獻公乃以謂之人也。為此首陽采苓采苦采葑之言。苟亦無信。令

我舍此采苓菜苦采葑之人。苟亦無然無與無從。則人之為此言也。安從而得之哉。凡此則以好聽故也。故序曰好聽讒焉。

莫

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為羹。今人蠶繅_切以取繭緒。其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為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一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也。

蘭

蘭香草也。而文闌草為蘭。蘭闌不祥。故古者為防俎之也。一名簡。有蒲與簡。蓋蘭以闌之。簡以間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故德芬芳者佩蘭。楚辭所謂紉切秋蘭以為佩是也。又曰：遺余佩兮澧浦。今鼎澧之間生蘭。荀子曰：蘭茝稊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又曰：其漸之脩。息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此言善惡在所與游而已。故交不可以不擇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為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

故有蘭之象。草木疏云：蘭為王者香草。其莖葉皆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藏之書中辟魚。故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復生。舊說：青苔至秋而紅，紫紫蘭至秋而紅。詩曰：溱音臻與洧音偉。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言鄭人會於溱洧兩水之上，秉簡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眾。故二章曰：溱與洧，瀏劉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即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

以自被除。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為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六音之種而獻之于王，取其傳類蕃孳之祥有以也。

鬱

鬱之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煮以合鬯，所以灌也。禮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

神。鬱，今鬱林郡也。按禮以鬯草生庭為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艹，口，盛，匕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是也。鬯，冲氣也。蓋必從乂而小者，四行恃此，天五以成，天一者，元氣也。天五者，冲氣也。舊說：芬芳條暢，故謂之鬯。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故禮以鬱合鬯，以鬱合鬯，則言鬱於中，故鬯於外也。記曰：鬯曰以掬，杵以梧，梧以桑。蓋掬曰梧杵，所以擣鬱而桑桑者，所以扱之。先儒乃以為桑桑以載

牲體誤矣。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華即香。司尊彝曰。春祠夏禴。音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按尊皆有壘。猶彝皆有舟云爾。非繫諸臣之所酢言之也。鄭氏謂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誤矣。壘以盛酒者也。尊取諸壘。爵取諸尊。故曰。鉶之罄矣。維壘之耻。記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壘尊受酒。以共犧象。然則六彝六尊。諸臣亦於此酢焉。

爾言諸臣則王與后可知。蓋祭之日。灌用鬱鬯。王酌雞彝以獻尸。后酌鳥彝以亞獻。諸臣之獻。則又因后尊於後。夫是之謂三獻。而尸以此酢王。以酢后。亦以此酢諸臣。故曰。諸臣之所酢也。坊記曰。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其謂是歟。其朝踐三獻亦如之。傳曰。宗廟之禮九獻。蓋言此也。先儒以為酌饗賓客酌沆齊。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是為九獻。誤矣。蓋酌尸之獻。主以酌尸。非獻之正也。

菴草名。先鄭小毛所謂菴。香草也。築而煮之為菴。因謂之菴。傳曰。菴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其莢起。菴出。知菴為草矣。記曰。鬱合菴。蕭合黍稷。此明築者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所謂鬱人掌裸器。和鬱菴以實彝而陳之。蓋菴者。百穀之華。菴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菴。傳曰。築煮合而鬱之曰菴。蓋合而鬱之。然後芬芳調。菴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蒲

蒲。水草也。似莞而編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濕。可以為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詩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激揚之水。宜能浮泛。而蒲又輕揚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揚溺之反也。說者以為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芻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草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蓋魚游者也。據於藻。依於蒲。樂於藻。安於蒲。故王者

俯身以順萬物。而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筆談云。或曰。禮圖尊彝。皆木為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尊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為之。左傳有瑤甕。律以竹為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爾。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葛

葛性柔。可衣。女事之煩辱者。故葛覃引

以為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為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為王后矣。故序以為葛覃。后妃之本也。夫禮后織玄統。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蓋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漬葛者。餘事也。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今生闊節。則於憂患相及。緩矣。故曰。何誕之節兮也。何者。以所不知為問。兵法曰。其節短。故此以誕節譏切衛伯。又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

為締結。言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及於讒矣。又曰。絲絲葛藟。在河之滸。河滸為水所盪。危地也。然潤澤葛藟而生之。則亦所以自固。今王棄其九族。則曾是之不如也。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綿遠者。取譬瓜葛。又曰。葛生蒙楚。蔽蔓于野。言葛生高而蒙楚。蔽生卑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諛草

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諛草。諛。忘也。詩曰。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言以憂思不能自遣。故欲以此華樹之背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論以為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即此是也。亦或謂之鹿葱。蓋鹿食此草。故以名云。壺子所謂鹿性警烈。多別良草。常食九物。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散諸藥。內則辨物之不可食者。一曰鹿胃。胃其受食之府也。則允不可食矣。九草者。葛葉。

華。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蒼耳。蒼
芩。是也。本草亦曰。萱草一名鹿葱。華名宜男。風
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華。生男也。

芻

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
固。蓋薪斧而析之。其束之宜也。束芻雖不析。然
其體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
然猶將束之也。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
可以人而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
曰在戶。在天。據面言之。在隅。據地言之。在戶。則

又據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
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
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
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緝。倍緝為
升。倍升為絨。音倍絨為紀。倍紀為纒。倍纒為綖。
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
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
素絲一綖。

白華

爾雅曰。白華野管。音傳曰。已漚為管。未露人功。故謂之野管。管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南陔。音該。孝子相戒以養也。陔。戒也。故曰。相戒以養。詩曰。白華管兮。白茅束兮。言夫婦之微。以仁相和柔。以義相纏固。本如此。今以之子之遠於道。故俾我獨兮也。又曰。英英白雲。露彼管茅。言夫婦之微。為上所覆。露本如此。今以遇天步艱難。故之子不猶也。傳曰。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此言是也。夫白華不管。則脆薄。白茅不束。則

散亂。故詩以譬夫婦。管兮與漚麻。漚紵。漚管。同義矣。束兮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枲。無棄管蒯。管蒯。猶所謂糟糠也。

芍藥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詩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芍藥者。何也。董子荅曰。芍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

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華王。芍藥為華相。又或以為華王之副也。華釋名曰。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旗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華。魏華。以姓箸。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箸。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箸。一撒紅。鶴翎紅。朱砂紅。甘草黃。以色箸。獻來紅。九藥真珠紅。鹿胎紅。倒暈檀心。蓮華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華。出於民姚氏家。此華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

馬坂。其地屬河陽。然華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

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燕淑景亭。牛氏獻此華。魏華者。千葉肉紅。華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華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華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音育其園宅。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僧耕之以植桑棗。華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

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華王。今姚黃真為王。而魏乃后也。鞞紅者單葉深紅。華出青州。亦曰青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某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陽中。其色類腰帶。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華大多葉淺紅。華。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華者。因名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華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華其木白而木肉紅。如鴻鵠羽毛。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華出壽安縣錦屏山。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葉紅。凡華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華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撒紅者多葉淺紅。華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十指撒之。九葉真珠紅者千葉紅。華葉上有一白點如珠。密其葉。蹙其葉。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華。洛華以穀雨為開候。而此華常至一百五日開。丹州延州華皆千葉紅華。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華萼者多葉紅華。青趺三重。如蓮華萼。左華千葉紫華。出民左氏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多葉紅華。不知所